

W335

H5



I 種

W



1200701170857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畱村叅訂

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
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
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
毅從樂氏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
亂乃去趙適魏直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

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宿一燕國小辟遠

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

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

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用當是時忽挿入齊事然正為

燕事也。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

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

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以帝為戲寫得一時可笑諸侯皆欲背

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

之事。遙接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

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

惠文王。燕趙合。應趙人舉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

利。因毅及趙。因趙及秦。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遙接上湣王自矜并合序燕趙楚魏

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列國獨提趙以映合始終樂

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

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諸侯罷歸獨提燕軍樂毅一句以分

主齊湣王之敗濟西亾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

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

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畧住下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又頓住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刪得簡勁而又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又提一得齊反間乃使詳盡

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字畏

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

以警動於燕齊還歸趙燕趙分齊田單後與騎劫

戰完樂毅事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

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

菑省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

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補

燕惠王心事關鎖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

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

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一頓會先王棄

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

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

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折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

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此二句是主遂生出下邊一篇文字

也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

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前書有左右寡人先王故

應還左右先王是下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

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應遇將軍之意又不白臣

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應自為計故敢以書對此起處已括盡一篇大意臣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

之士也功名二字一篇柱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

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事先王之心先王過舉廁之

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畜幸臣之理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

辭事先王之心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畜幸臣之理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

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事先王之使趙

事。前只一點。卻於書中序明。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畜幸臣之意。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水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事先王之心。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及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上三句自齊入燕薊丘句。

自燕及齊。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一頌贊先王。正自贊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畜幸臣之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事先王之心。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應功名二字。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徹完先王事。下始入議論一段。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

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
 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
 主之不同量是以前於入江而不化應夫免身立功以
 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應遁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
 之名臣之所大恐也應傷先王之明句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應害足下之義臣聞古之君子交絕
 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
 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
 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總結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

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燕趙復合

燕趙是一篇眼目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

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
 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

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
 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趙復分燕重割地以

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
 遺樂閒書前有書二篇此又有書一篇以為照應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

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

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
 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
 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
 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前一書洋灑極矣
再序一書未免拖沓
 沓故只以韻語約畧寫之而情致躍躍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
 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
 燕重禮以和乃解燕趙復合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
 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亾入魏其後十六
 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

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
 毅之孫也借高帝作一餘波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

且為秦所滅亾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
 顯聞於齊稱賢師復出齊作餘波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
 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
 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贊語卻於本傳外突尋出

間事借前通借主父偃借河上丈人借安期生等奇肆不可方物

畫山者畫其山之大勢如石石而疊之樹樹而藜之尚安有山哉故作文者亦取其大勢之所在而

已此文於樂毅伐齊等事俱不實寫只就書詞以博按前後反將實事作點綴如書詞註脚是史傳

之另格也書詞是一篇大勢故前用燕昭一書引起後復有樂間一書以為餘波書詞宛轉

反覆寫明先王畜幸臣之理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應還他將軍自為許及所以報先王之意兩句而

淋漓曲折真可廢書而泣也一趙一齊一燕是樂毅一生出處功名之地故首末俱只以三國挽

合

平博曰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功之根上卿舍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

人廉頗藺相如雙起後即撇卻廉頗直接趙惠文王時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一疑案難決。以見廉頗不如相如。滿朝大臣。求人可使

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

何以知之。欲入報秦。偏放開說間。對曰。臣嘗有罪竊計

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

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走燕。燕畏趙。其

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

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一篇大文。必有引起。所謂

江河之濫觴。燎原之熒熒也。臣竊以為其人勇士。照下持璧睨柱。有

智謀。照完璧歸趙。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

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

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均

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兩議明確。而王曰。誰可使者。相

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人趙而璧留秦。城不

入。臣請完璧歸趙。只四字。滿綻之極。一趙王於是遂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先裝點一

番寫得秦王極喜而後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

日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

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

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

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

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

已議過兩番反於對秦王

時淋漓曲盡而又字字急切蓋於是趙王乃齊戒五日

此時不得不急不得不直也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

忽入齊戒奇是一時匆忙隨日撰出玩弄秦王如見

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

隨口撰出又即找一句以實之寫得相如應變之才敏妙如此

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

弄臣此應齊戒一段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

北應償城一段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聲有相如持其璧睨柱又描一筆欲以擊柱倚柱睨柱欲擊柱妙

秦王恐其破璧秦王只此四字已為相如拿定乃辭謝

此秦王辭謝為璧故也固請此相如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

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

可得又度一番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王亦宜

齊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前計無復之撰出

無復之。又撰出一秦王齊戒。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相

寫相如心地玲瓏。立刻變化。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相

之勇。反在秦。遂許齊五日。兩人用術。各不相下。而

王眼中看出。遂許齊五日。又默默相喻。神情如見。舍相

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齊決負約不償城度秦王

極寫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入歸璧於趙因

璧二字。遂一路寫奉璧。授璧。持璧得璧。求璧。取

璧送璧。上璧。歸至懷璧。歸璧而正。多少錯落。秦王齊

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前一

下文之一笑。此齊戒九賓又襯下文。相如至謂秦王曰

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

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所以齊

也。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

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於大王乎一折更妙。遂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

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

寫秦王一時不快。無可奈何。光景且連。左右欲引相如

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

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
 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
 亦終不予秦璧以上幾許事只用兩語結盡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
 年復攻趙殺二萬人二事是璧上餘波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
 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
 相如計曰又帶廉頗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如許大事只一句前璧議多此
 不得不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
 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
 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只四字寫得堅決王許之遂與秦王會

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
 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
 王鼓瑟先寫秦人得志以及襯相如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
 為秦聲請奉盆碗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
 如前進饒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饒不許不肯作兩番寫通出下文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
 刃相如應前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前奉璧時止暗寫相如之勇至此方
 明於是秦王不懌不許不肯不懌相照為一擊饒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前寫秦御史今但寫相如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饒一鼓

擊。馮。秦。御史書趙。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餘波。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

王壽。又。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

秦。秦不敢動。不予城。不予璧。以秦趙雙結。此亦以既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左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

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廉頗事而藺相如徒以口

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宦者吾羞不忍為

之下。一作。一頓。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

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

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忽寫其勇。神色俱壯。於是舍人

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

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

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只一句曰不若也

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

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

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詞氣俱直。以

遂令心折駕馭武夫止用此法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

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

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

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單序

廉頗復留未完插入趙奢趙括而廉頗一傳後四年藺

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又提相如其明年趙奢破秦軍

闕與下倒提一句即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

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

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

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

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

戚豈輕於天下邪一正一反俱用頂語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

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

闕與遙接前闕與事王召廉頗而問夾序廉頗作客曰可救不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請一客

陪廉頗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應將勇句救之兵去邯鄲

三十里始出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來得突兀

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寫得一急甚一緩甚文家作色處堅

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堅壁留矣又找兩句若萬萬不出者正史公著

色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方颺開忽劈頭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今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欲急故緩欲緩故

急極兵法如是軍壘成照上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

歷請以軍事諫正與軍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

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

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晉後

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

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

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

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

廉頗藺相如同位又點廉頗相如并應後四年趙惠文

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

死而藺相如病篤開開一筆。結完相如。此後膠柱云云。乃相如病篤中語。而從此相如不復

見。使廉頗將攻秦因趙奢復黜相如。趙手接入廉頗。秦後又因廉頗接入趙括。穿插之妙。

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

秦之間先提明一。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

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

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正此時頓住。趙括自

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

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畫出一驚。陵括母問奢其故。出

括母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

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

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

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

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

如其父。反問一句。下又找一。父子異心。願王勿遣。母不

見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

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
 約束易置軍吏應易言兵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
 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應軍吏無敢仰視四十餘
 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
 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
 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結完趙括
 事復入廉頗蓋趙奢趙括原挿序於廉頗傳中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
 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

廉頗將擊遙接易將事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

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

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

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也有何怨乎入開事作波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前挿入樂乘為

也此故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

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開中挿入李牧廉頗

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先作兩語以為必合而孰知反開也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只一語感慨之極回望故國廉頗卒死於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遙從上攻燕接人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

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係有敢捕鹵者斬與趙奢軍令相照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係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頓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又一層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隱照廉頗代將事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應亦不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

約前應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又一頓凡作三層極力搖曳以為下文生

色應市租邊士日得賞賜應不得捕鹵此而不用句束上起下皆願

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二千四百

金之士五萬人擊牛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覺士馬精強旌

耳目為之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

千人委之終以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

降林上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以為怯逼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入魏趙使李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又提廉頗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

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

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

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

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

欲反應郭開問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又

廉頗代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

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鹵趙王遷及其

將顏聚遂滅趙

李牧死後三月而趙滅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

處死者難三句方蘭

相如引璧睨柱

易璧事

及叱秦王左右

澠池事

勢不過誅語妙

千古英雄止於此處看得破耳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

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廉頗藺相如正傳也趙奢趙括李牧則附傳乃廉頗藺相如雙起相如正寫而廉頗虛寫雜序於中

與相如二趙相終始穿插極佳主客莫辨此又史公之另一格也寫藺相如易璧一事會秦王一事讓廉頗一事文章極妙然猶整段寫至入趙奢以後則縱橫變化忽而趙括忽而廉頗組織之妙真無轍跡可尋

李牧一傳所以附於廉頗後以牧亦趙將且郭開之間與廉頗一樣耳夫有一郭

開遂令廉頗亡李牧斬而趙亦以滅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豈弟君子毋信讒言夫毋信讒

言者烏得不謂之君子哉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一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為燕所鹵。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先借鐵籠事，表田單已具奇想，乃即順手帶入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一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淄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

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

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

敗為燕所鹵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先

借鐵籠事表田單已具奇想乃即順手帶入即墨

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

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
 與戰敗於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
 鐵籠得全習兵間接鐵籠事且加習兵字蓋至此立以
 為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
 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宣言齊王已死城
 之不拔者三耳去一城字比樂毅更勝一層樂毅畏誅而不敢歸層
 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
 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
 殘矣五層凡作五層而曲折始盡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

因歸趙燕人士卒忿燕士卒忿則齊可乘矣故下文而

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

中下食翔舞下食盡矣必下城中二字燕人怪之連寫

飛鳥神師是一對劇卒掘壘是一對燕人怪之正為龍文火光先為擅染耳田單因宣言曰

二宣言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

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

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

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若兒戲之極而必為出色描寫

事先駭燕人之耳目下兩節是內事以激齊卒之心乃宣言曰宣言吾唯懼燕軍

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

此節是激單又縱反間曰。反間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

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

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此節是激田單

知士卒之可用。上突起四節。逼至此處。可以乃身操版。

牖與士卒分功。一戰矣。又頓住。再出六節。妻妾編於行伍之間。二節。盡散飲食饗。

士。三節。上三節。再以結內。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四節。遣使

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五節。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

卽墨富豪遺燕將曰。五。反間卽墨卽降。願無鹵掠吾族家。

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六節。下三節。再以愚外。燕軍由此益

懈。上士卒可用。內事備矣。此燕軍益田單乃收城中得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偏作此間事。作此奇想。束兵刃

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

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此半段是燕

軍夜大驚。兩夜字。正為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

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下半段是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寂

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處

田單列傳

極喧又添鼓噪聲銅器聲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

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亾逐北所過城邑皆

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亾卒至河上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前火牛一段極其淋漓照耀故

俱以趁勢一卷筆不留行直掃長驅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

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田單一傳不過一奇善之

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

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奇語似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

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

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

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

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倒點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

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

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亾吾不能

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
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大夫
夫聞之之大夫也逃逃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
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昔也求諸子立為襄王
因迎襄王一句故追序襄王避難之事則在太史嫩之
家也亦因迎襄王句故追序齊大夫迎立襄王之故則
感王蠋之義也括此二段是迎襄王
注脚然入田單傳不得故附於此

田單是戰國一奇人火牛是戰國一奇事遂成太
史公一篇奇文其聲色氣勢如風車雨陳拉雜而
來幾令人棄書下席只用卽墨一事聚做一處
寫節節團簇可觀如再入一閒事一長便懈矣
故後幅一齊卷收而田單別事且姑置之作文之
法也田單事事俱奇如飛鳥神師純是疑鬼疑

神之筆然後逼出火牛一節龍文照耀亦若鬼
駕神驅乃知文人筆端亦自有鬼神之妙也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

照下不肯帝。秦射書燕將。

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照下辭平原。逃隱海上。已收完全傳。

游於趙。

字頓住。下入趙事。

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

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

莫敢擊秦軍。

先頓一句。以爲帝秦之根。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

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又頓一句。以伸帝秦之說。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

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請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

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

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以上一段平原君

猶預未有所決前序趙事為仲連也然難於插入故此

時魯仲連適游趙遙接前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前一段文歸至此處入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先應前以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

圍邯鄲而不能去前應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

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又一頓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正寫猶預未決莫可

如何以為仲連之地耳魯仲連曰魯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及一正一跌就轉一轉就任

文法能勝非賢公子正指其帝秦猶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應其人吾請為

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序得

文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

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

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仲連先生故作一頓一縱以為態耳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先無言及待新垣衍開言妙新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

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亦一反一正

法佳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

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此亦

反一正句法跌宕而出云世以鮑焦不能從容自愛而

死者因非即以爲其自爲一身者亦非也正對其在圍

城之中不爲身謀也又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權使其士鹵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

下即易大臣奪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

也帝秦二字反放開見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無此理我見將軍正為

助趙耳一句跌轉又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又用跌宕法

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

先生惡能使梁助之又折轉真水盡山魯連曰梁未睹

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又

佳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

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

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不忍其求

易大臣奪憎與愛諸事且曰其為天子理應如是。以見權之不可假人也。然不說出不說盡。新垣衍

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

智不若耶畏之也衍口中脫出一畏字。本懷已露。故使仲連得入。魯仲連曰嗚

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仲連若僕一語。着力打人。而新垣衍

直任不辭。又颺開一層。覺兩人機鋒相照處。毫不放鬆。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前作險語打不入。故又進一步。作險語。使人不堪。遂逼出奇文。妙至此。新垣衍快

然不悅曰噫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創先生又惡能

使秦王烹醢梁王使新垣衍不得不應。妙。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

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

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

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忽爾頓住。故不

也。何為就脯醢哉。帝則足以脯醢之矣。隱然言外。篇中俱作含蓄蘊藉語。妙。脯醢。應還烹醢句。齊潛王

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

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

筦籥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之臣不果納。」又以鄒魯之不肖，帝齊以反形之，下乃直入。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應俱為王。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

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此應鄒魯其意已足而轉折入勝。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前

泛論此乃一轉入梁王其詞乃緊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又轉一句入新垣衍

正頂變易大臣又緊入一步不作多詞令衍自悟含蓄蘊藉終不說盡

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

士也。」

又作兩宿語對住遂以終篇妙甚

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

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秦軍聞之而退五十里。不必然也。無忌擊之而去。此其實也。故

並序之。初為仲連。後存故實也。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

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完帝秦段。

其後二十餘年。

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

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

後君。

智勇忠先立案。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

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

無稱焉。非智也。

應還智勇忠。倒應三者雖平。其實側重。忠字陪說。豈欲其忠燕而

固守哉。玩下文語意自見。

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

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故獨提智勇二字。

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

應不再計也。

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此一段是

論。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

亾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

段是引證。言事必權利害而審處之。則南陽不如濟北為重。故在所必爭。此齊之已事也。濟北即聊城地。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此言今衡秦之勢已成矣。昔以棄南

陽。斷右壤。而猶為之者。今且不必。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則聊城在所必攻也。右壤即平陸。今楚魏交退於齊。則齊而

城公勿再計。此收上兩段。以明齊之必攻。而

燕救不至。則聊城必不保。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

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

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

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

所歸心。此段言燕之不足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

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

能見於天下。此段言處于必攻無救之中。而猶能堅守。以少揚之。雖然。一折為公

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王必喜。

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

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

更俗。功名可立也。此段勸不如。歸燕是客。亦捐燕棄世。

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

存。又一計也。此段勸其降齊是主。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

討而審處一焉

一結總收歸與降兩段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

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正序已完復發議論昔突豎兩峯後應兩段

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

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

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

辱人賤行矣威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調好

况世俗乎故管

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

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

即前篡也怯也辱也

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

一段管子應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

是捐燕降齊者也

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

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

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

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

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

一段曹沫應惡小恥者不能成大功是全車甲而歸燕者也

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亾

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

前立智忠勇三者此獨歸到智字是本旨故

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悞之節定累世之功是

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

之應前審處此書分兩半前半正論後半反以燕將見譬喻終不另作一語收束亦文家脫胎法也

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

降齊所殺鹵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

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所謂智者不再計聊城亂田單勇者不怯死也

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

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帝秦與射書對田單與平

於此遂住原君對逃爵與辭封辭金對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

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

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是上書主意書中不

先明說故點出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

常以為然徒虛語耳突發兩語以及調起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

昴而昭王疑之譬喻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王豈不

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

世所疑序事止此數語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

願大王孰察之一段是信而見疑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李斯

竭忠胡亥極刑

譬喻

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

患也

譬喻

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即前意變調。段是忠而無報。

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譬喻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

前兩議已明至

此又接忠而無報。信而見疑。突

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知與不知。是一

篇之

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

譬喻

夫王奢樊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新故二字。用得新奇。

所以去二

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頂知

是以蘇秦

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六。譬喻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

又闡明知字。

蘇秦相燕燕人惡之

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

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

譬喻

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又接知字。以申言之。此三段皆言知之者。所以

臣主俱秦功名得立也。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嫉昔者司馬喜骸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

於魏卒為應侯

譬喻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

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

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九 警喻義不苟

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此段見嫉見妬方明言之

發自己心跡然又不自說只借古人應點而其意自足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警喻此二

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此段言知

之者不必假借于左右隱指詭勝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

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警喻夫以

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

金積毀銷骨也此段言不知者則不免於讒諛隱指詭勝是以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警喻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

不收朱象管蔡是矣警喻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桓

之于甯戚繆公後宋魯之聽季孫之逐孔子則五霸不

足稱三王易為也此段總結知與不知俱不必拘牽於世俗也隱指詭勝是以聖

王覺悟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譬喻十四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此段言過之可改指梁王之見囚也夫晉文公親其讐疆霸諸侯齊

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譬喻十五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

心不可以虛辭借也此段言知之者有罪者可使有功王不妨改過而釋已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

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譬喻十六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譬喻十七

此段言不知者則有功者反致有罪已不能見機而致囚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

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

由譬喻十八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

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譬喻十九多少譬喻

自己一篇之中正說止此數句又推開又引喻出奇無窮矣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

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

右先為之容也譬喻二十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

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

功而不忘又足兩句以作色澤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此段又極言根柢見容其權如此而無奈入宮見妬入朝見嫉則明珠夜投矣吾其如勝詭何哉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警諭二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此段言先容者每多匪人無由者或得王佐則左右亦鳥可信哉亦

在人主之知與不知而已

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警諭二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

到此又歸到梁王歸到自已之下獄亦只數語不明說不直言下又推開

矣豈非奇作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

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

迴車

警諭二十三即朝胎破卵之說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

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

信而趨闕下者哉

一篇引喻至此段正收以天下之士見機遠遁不為左右屈跡終焉不作

一乞憐之語不作一暴白之辭史公所以美其抗直不撓也豈非一時傑作○忠信二字直挽至篇首忠無不

報信不見疑二句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二傳絕無連貫止為魯仲連有聊城一書鄒陽有獄中一書詞氣瑰奇足以相比遂合

為一傳耳觀贊語可見○魯仲連一傳是兩半篇一半是說新垣衍一半是說燕將而以平原君田

單對結屹然兩截○魯仲連聊城一書亦是兩半

篇前半是正論後半反是譬喻亦屹然兩截史公即取書體以作傳體乎○鄒陽書詞絕無一句正

說止用譬喻二三段古人五十餘人而多少峯巒多少起伏多少曲折排蕩讀之不嫌其煩蓋驅

古遣今猶之將多將少各係其本高帝之十萬固不如韓信之多多也○鄒陽書詞體局似淮南鴻

烈蓋當時漢人之文如是也然此書神理則勝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四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用兩對排句遇詞客因用詞語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
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
讒之讒屈原作兩節寫害其能一節虛奪草藁一節實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才人多自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用兩對排句遇詞客因用詞語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
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
讒之讒屈原作兩節寫害其能一節虛奪草藁一節實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才人多自

負每罹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四疊句用韻序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

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忽入議論此

騷傳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

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回環曲折多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

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一折極上稱帝嚳下道

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

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

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

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

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

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夾議論離屈平既細其後

秦欲伐齊。此又入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誠能

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

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
 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
 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鹵楚將屈匄遂取
 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
 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
 楚大困段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
 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
 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兩段

俱用簡法是時屈平既疎忽接入本傳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

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只為何不殺張儀一句乃

倒裝楚願得張儀一段又倒裝張儀詐楚一段意思在此而序事在彼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張儀詐楚客也於此一結時秦昭王與楚婚欲

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

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伏再用之根懷王

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

怒不聽亾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處處夾入

楚王事為屈原作證亦為楚辭作序也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

尹再用子蘭深著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
 友也楚王之不明也屈平既嫉之嫉子蘭先從楚人說雖放流睠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怠欲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改也起見非屈原之私怨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折然終
 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折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
 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
 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四折懷王以不知忠臣
 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

夫令尹子蘭頂上三項兵挫地削亾其六郡身客死於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五折易曰井泄不食為我
 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又夾
 止虛敘闡離騷大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
 回環轉折無限烟波官大夫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
 夫短屈原於頃襄王回應上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
 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此下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
 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

醪

前清濁醉醒字已奇復申兩意更妙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

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

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

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泪

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鞫

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矧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

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

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

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

上以為下鳳凰在笄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

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

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

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交質疎內兮衆不知吾

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

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

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

心而自彊。離濬而不遷。今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今日
 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今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
 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恒悲兮。永嘆
 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
 匹兮。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
 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
 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
 子兮。吾將以為類兮。原賦甚多。而獨載漁父懷沙二篇者。漁父則其出處之節。懷沙則其絕命之詞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又

接屈原。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借宋玉等前襯屈原。後引賈誼。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收完屈原直諫并張儀事。一并結盡。

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借投書事。接下。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

十八。賈誼傳通篇言其少年奮發。少年才畧。少年天折。而先點明其年歲。終以三十三應之。以能

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

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間插吳公事。正所以為賈誼重也。

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年少是主頗通諸子百家

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又序

歲數點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老先生友賈生

出年少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

不及也前借吳公此借諸老先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

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

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

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賈誼實事只用虛於是天

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

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應年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

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

長又以適音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始

應弔屈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音側聞屈原兮

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

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闖茸尊

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音推世謂伯夷貪

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鈇刀為銛于嗟嚶嚶兮生之

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音戶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

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

獨離此咎上段歎世道下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

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

螳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

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

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

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

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

之鱣鱠兮固將制於螻蟻只此住好螻蟻指子蘭上官大夫之類而絳灌東陽亦在

其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

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

為壽不得長又重序兩句以深明傷悼之乃為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

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鴉鳥入舍正宜倉皇而反閒暇記異也異物來集

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
 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音
 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
 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
 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
 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

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
 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
 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乎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
 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音小知自私
 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財兮烈士
 狗名兮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夫
 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至人遺物
 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

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音桑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
 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
 懲前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
 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
 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問鬼神事亦只虛寫既罷曰吾久不見
 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又借文帝一禰居頃之拜賈生為
 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句愛句而好書故令

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
 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
 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諫淮南事亦虛寫居數年懷
 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
 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應年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
 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孝昭句後人增入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楚辭甚多篇中不及
 序故於贊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
 中點出

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
 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即用他弔屈原之意以歎賈生讀服鳥賦同生死
 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凡四折

屈原傳俱用議論而實事于中間穿插點綴浩然
 往復純是一片神理運旋賢人蛟之聖人龍之吾
 於此文不免猶龍之歎也賈誼傳實事亦虛寫正
 與前傳相配以成一篇蓋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一
 機軸各有一主意不然寧免狐裘黃狗之誦○屈
 原賈誼作一傳者止為兩人俱詞客而賈生復有
 弔屈原一事耳篇中止以楚詞照應而賈生如正
 朔服色事俱虛寫乃老師宿儒以不載治安策為
 史公疎畧夫一篇文字變化波俏起頭而以累墜
 重複結尾豈有此作文之法邪○賈誼傳畧其實
 事一句點過屈原傳友撫張儀欺楚諸聞事整段
 寫入而兩處寫來增減一字不得不特咸陽國門

也書

史記論文卷之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先賈

財共一句下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

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節一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

節二

安國

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

人無子

節三

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

節四

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

節五

子楚

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

六節多少事層疊不支不蔓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

居只就大賈上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

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

吾門待子門而大三折五門字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

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

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

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

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

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只序情事子楚曰然

前文所有

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

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

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不說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

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

進用結賓客前云以千金西游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

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

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先以軟語入

易入是婦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詞作

人情性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兩層寫

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是主

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立

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

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

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

先一段切言之下乃入子

楚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

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

寵於秦矣

此時二字緊頂色衰愛弛

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

曰

亦作兩層寫先言子楚下乃入自己

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

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

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

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

束

呂不韋取邯

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

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

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

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

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

千金

之外得脫者。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

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補一句。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

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

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

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

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

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

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

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

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

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

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

者。予千金。增損千金亦一時傳言耳。其書具在。豈皆字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三字寫。呂不韋恐覺禍及已。

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

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陷太后

關桐輪奇陷字尤奇寫得不堪之極

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

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

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授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

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

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于嫪毐嫪

毐家僮數千人

與前家僮萬人對

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

人

伏後案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

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

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

旁當有萬家邑

完夏太后事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

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

以子為後

添一句是深文語

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

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

遷太后于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應前王舍人

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為游說者眾

王不忍致法

因賓客而生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

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歸復咸陽而出
 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
 信侯復因賓客而死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
 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何親兩對何親句
 隱然為假父辨也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
 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
 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又間借舍人串插始皇十九年太后
 薨諡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西望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

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
 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
 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
 者其呂子乎嫪毐反攻斬年官事若入文信侯傳中
寫呂不韋陰謀始而賈國終而賈禍一篇權術徂詐寫來如見
史公寫閨房事往往大雅獨嫪毐太后事極其不堪使人不欲卒讀蓋太后老淫縱恣不堪不能為之諱也
說華陽夫人處華陽夫人涕泣請立子楚處俱作兩層寫極得當時情事

